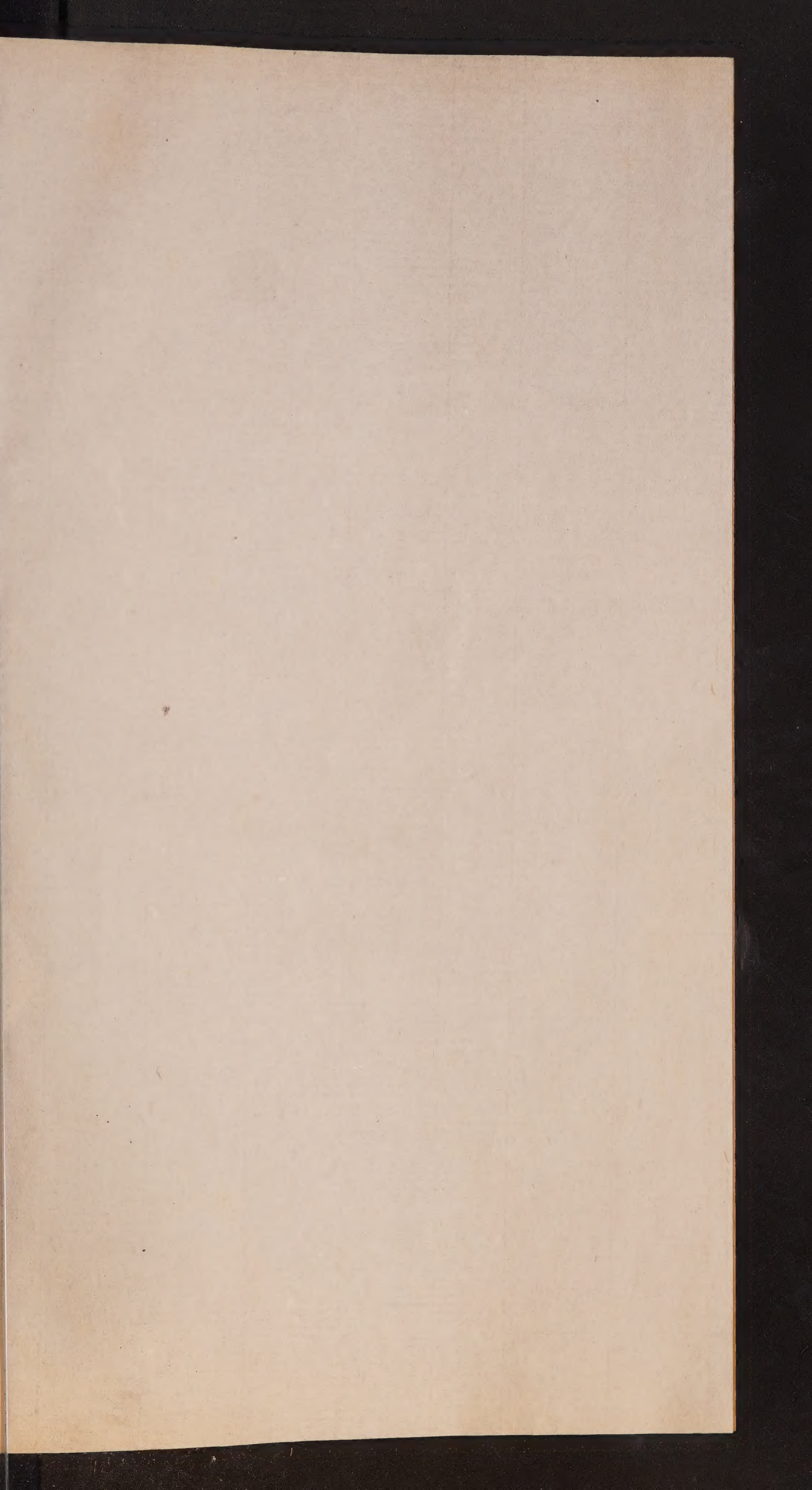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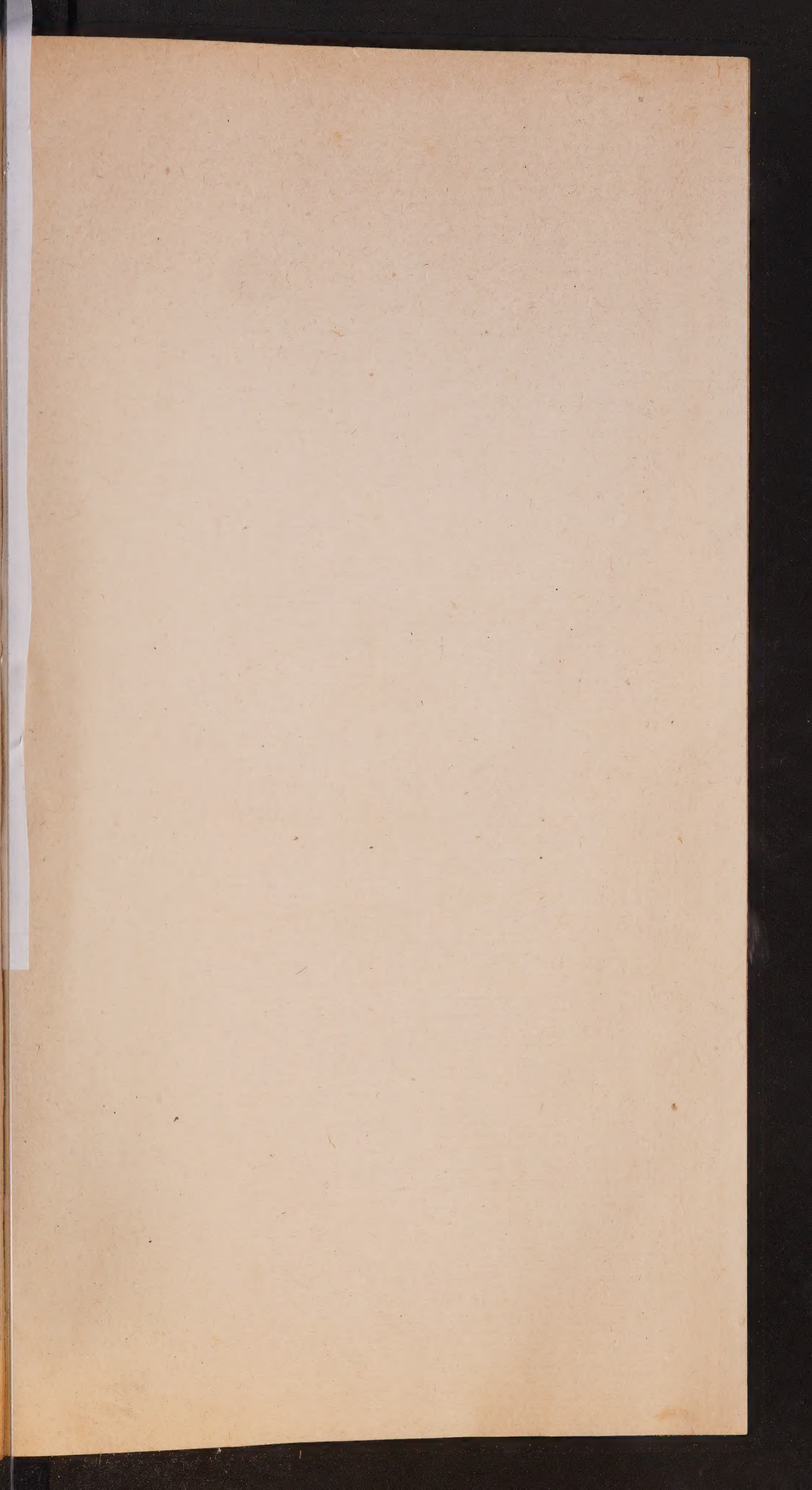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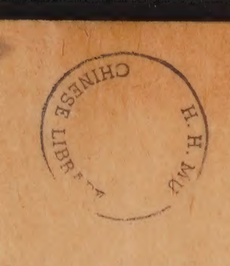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判凡五十一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絶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踈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

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芣苡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雪寃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雈（朱惟切）蒲蓄許嫁之心則乖松竹況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效

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

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

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羣勤苦脩辭乙

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

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强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

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

趨時若棄以非葑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

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冐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僣濫爲心僶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爲官政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

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
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遏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
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
常則起爲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
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

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
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迫桑榆之光豈宜致

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縗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恐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鬬而過為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為不悌銜君之命鬬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棄小而取大辛特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氷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亦不失使臣之體何遽諍友之規史駢立言嘗聞之

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師

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

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彎弧

學劒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

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略之無取

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爽能軍兵

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以三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禳如修蘋藻之誠是用秕補委切稗兵媚切之禮況人之僭濫徒欲乞靈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諂也黷神無乃吐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之難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

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貴遺於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誠自絶於縶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奬

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戸部科其違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既及於正

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入貢之程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艱雖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盬辭或憑虛請驗所届公文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為縣令教人煮木為酪州司責其煩擾辭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為景念在濟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歉歲以為虞將勸煮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

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
而效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閤思過
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
非是得長人之道況天倫不睦地訟攸興利方競於膏
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鬩以爭鬩許激切
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儒稅切之風
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於孟
光閉閤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

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愆七札不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今周獘足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

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卹哀情〻孝不在於詭

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況求益之初無友不如巳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旣罔念於一哀是不遵於文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杖之怒父今旣奭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雍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

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粱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竇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得景為旱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雩恐為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粢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愆

時虐旣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冀有聞於鶴鳴庶無慮於猿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爲政褰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爲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本

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臣之情本由衷爲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旣憂於二鬴(與釜同)公有滯積戶將餼於一鍾是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

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郵貧振廩
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
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卒不殺之或責其不弟
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
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俾（資四切）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
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誠損
怨爲忠徵史鰌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請聽有

孚之辭

得甲爲將以簞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

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霑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纊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爲

已

在公而行誠非爲己懐惠以謝則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

在身矣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為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循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関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

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逢方轉朝薤何戒切欲晞旅次爰來將受餐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堇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牽思恕物無妄罪人

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爲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裹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旣未合同軍衛如何

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究其守
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
餘歲有須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不許

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
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參耆耋名繫版圖天賜未須
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會是徇私固
難違例況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歲敦於善
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時須量入難
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贓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須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姦贓誠可惡於淸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旣爲僉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冐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飮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

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叅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强不能

得景為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

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寛過宜在宥茍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寀寮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褰帷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云未

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
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
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
之請況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鴈而從人有乖宿
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
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
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周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同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决疑吾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愼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隲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蓍龜言旣中倫理亦窮性況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鬬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筌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子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僭理

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砦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𣫍辭云内無糗糧外無掎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以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强師老食絶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掎角

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陽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遑寧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販朱實於厥苞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惡野哭者

死喪有别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内外丁
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
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
之言何致鄰人之誚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或惡之今
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邺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

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失和甲孝務恪恭
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衍儀盍勿庸
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

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爲軍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

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況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讟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景

夭婚是恤寃穸斯垂以處子之葬華遷他人之蒿里會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爲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況生死寧殊男女貴別縱近傾倒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寃焉能事鬼旣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

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縻國章欲崇軍實禍闕黷武弊起惠姦宥罪未若

愼行濟軍不如經國况王覇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會是行權胥失省司之言孰非經乂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乂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三品以上散官

獄雖愼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縶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恩親縲絏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臥或十旬旣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

或謂之妖不伏

上禀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況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旣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叅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下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

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閫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今位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紊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令欲科家長罪不伏

冐婚儌倖旣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獲貞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況姻連天

族榮冠人倫詞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幾
唯慮其不貲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
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
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自
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時斯昧方鳴三鼓知
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
色夙興宜同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必是動而有悔非
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坐而假寐

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既名彰而見舉誠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盍守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資於絶俗全眞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愼無常之舉

懸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旣異於古
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茍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笥簴以陳
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
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
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

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
氏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旣因表以勲賢咎雖
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

郵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窌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絜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乙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為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己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既慎守而無怠豈僞遊而能過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察戒嚴不可踰也萑朱惟切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鹽盍從致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貨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所懲必在弊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

好合事斯彰露旋見仳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沒丁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饌宜進於先生饍可輟於田畯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父今念切嚻然旋聞受哺於子義雖乖於齊體孝則見於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幾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二其行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

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六



白氏長慶集第六十七

唐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判凡五十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爲限

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滛義叶

於隋時葦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旣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温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牽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術愆操木之時未違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爲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脩耒雖在

於季冬訓此函人于邦未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訴之宜
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客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

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
慎守無闈庇徒有怠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
來固合擒而勿佚既儆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
申嚴於聚托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
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
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饕餮而是啟寧憯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既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許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薦至毁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啟塞之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

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況握中權之要當絶外交之嫌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存公

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況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棨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棨於漢儀既有命[illegible][illegible]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

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寻不敢令則分部

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

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況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
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
年壯有妻兆啟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
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娩武綰切
理合仳離且聞莫慰毋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
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
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
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
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
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
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滔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
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滔在賊庭
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

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奬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旣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愼守侯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

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

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追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礭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若彌精何意一塲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巳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

或誚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交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既登貴任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譏纔半面拜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巳以斯致誚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

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歛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況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乏用既奭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賡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故求主禮遇加籩之膳誠可療饑對泣血之哀亦宜忘

味既念吉蠲之饎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内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圜土不嚴罪人其逭亡而由巳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姜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爲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疏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彼危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爲將毎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爲凶况未靖方隅尚勤征伐仰成推轂既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豈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警恐爲

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一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乗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慍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甕間嘔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廢使有懃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涎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廢叶前賢

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
觝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況
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旣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
牛孔阜奮騂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踠駿足而致斃情非
故縱理合誤論在皁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
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從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

承家不嗣禮許仳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啟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竒誠合凡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東蘊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illegible]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𦉍五畝愛雖深於送死

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頗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盡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脩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任甲爰有周親是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

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恩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厎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卹我後椒掖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敘蔭所宜同正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為録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崇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疎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

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古委切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忌棄之心旣虧臣節違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予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由盜

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
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姦
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末減用
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何異以茲
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疾

且恐爭鬬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

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歟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寳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説請塞訛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强之維縶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中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乙

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言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不同謀詰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與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

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輿其言遜獲名允翻以行詐論辜況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

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既闕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

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詰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

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
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
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
羊可謂不慈傷教況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
情所宜致詰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
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疏之

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騖恐難

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騖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擴實必在研精但取拔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自閑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冑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

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由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翽(呼對切)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厖令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體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

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爲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闇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巳欲致我於靑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側席之求無

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决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

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衍爃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旣未覈於是非故欲案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乖愼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勑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

斯五稼且町（他頂切田踐處）疃（土旱切禽獸所踐處）是務豈是贍軍雖轍迹不加未為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益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劾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既榮為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内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為縱欲況禮先納采足明孅婉之求聘則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聽隼旟

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

威重可觀況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

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

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旣

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旣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

獵獸腊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毫尾充庖爲用遂有闕

於充篤既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予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懃在商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贓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贓丁放利欲贏景逋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猒之過求豈非黷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贓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

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衍愆當職司而宜舉乙
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
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
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宦安則宜奪爵若
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

死者

[illegible]惟務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

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旣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簀正符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愼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

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莫吉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

愼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志在

耳之言屢見因心之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而不恠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
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
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
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
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
知我者我殁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
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
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
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
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奏

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悽
惻久之怳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
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詎知我白頭
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
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
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
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畬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戸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令爲海州刺史一子曰鐬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爲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

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
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眞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
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
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某
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
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
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
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
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
攸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

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己愛人
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
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
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
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
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殁風躅具存勒名
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

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臈五十二是月二十
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
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
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
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
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
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嵩既則戒學四分律於
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
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
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

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
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
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
道塲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随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
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
藏周常貟懐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
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既訖因
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闍維不
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

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誡俾無廢墜予郎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賛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章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㝡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句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
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籙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
山不廻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飈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
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凾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毎减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毎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别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戸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歳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苖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决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

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
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
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
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税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凾南筧并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
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須所由巡守預
爲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
又不減兼於石凾南筧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凾口一尺爲限過

此須泄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祗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卹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
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
徵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
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

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勑召入麟德殿内道場

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淸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

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

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
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
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
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
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
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
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
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
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
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

來敢不饗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

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棃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

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葢繫於
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
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
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删
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
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
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
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
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
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

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與佛經討論既畢請廻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罔不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廸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昚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卽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

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敭之次多自敘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聽不敢自敘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

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惔許玄度殷融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臈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

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請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兹山後寂然嗣興兹山今日樂天又垂文兹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兹寺

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

鈌蠹隤覆漏朽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爍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爲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賛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刧不與微之結後緣於兹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兹

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
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
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
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
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郎爲獨屈況晏累爲宰牧皆著
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

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奬
又建中初李正巳與納連反汴河阻絶轉輸不通晏先
父洧即正巳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
斷兖凕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埇
橋至今永爲内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
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庻使廉
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

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練氣絶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
節類顔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縶維儻蒙賓彼
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劭鵷鷺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
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
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氷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

者所嗟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